



也谈非遗传承

□ 文/史赞慧 图/蒋建林

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孝义碗碗腔小戏《传承》目前已经完成了修改加工,项目主体孝义市秧歌研究会正在按计划进行巡回演出,受到观众普遍好评!

小戏《传承》前面有一段皮影戏表演,后面有两段精彩的孝义碗碗腔唱段,还穿插有荧光影戏表演,从艺术形式上讲是很吸引人的。当然,这个戏能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还是因为它的思想性比较突出。这个小戏道出了皮影戏老艺人的传承困惑,其实也是一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传承困惑。老万夫妇为了传承皮影戏费尽心机,他们边演戏边招生,把皮影戏的好处说的天花乱坠。可是,当女儿小兰从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和同学合伙办起了皮影公司,希望能传承父亲手中的皮影技艺的时候,老万却坚决反对。这就有意思了,皮影戏到底好不好?老万的态度为什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你说不好,为什么国家要确立为非遗保护项目?你说好,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干这一行?老万心里的这个疙瘩是怎么结下的?

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说皮影戏好,是就其艺术价值而言,说它不好,是因为它经不起“名利”的考验。老万和小兰在争论中历数了“万家皮影班”七代家传,甚至有人为它献出了生命。可是,传到今天,老万没有积攒了多少钱财,也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只有一个“徒有虚名”的艺术家名号。换一个角度,老万不让女儿再干这

一行,不是不爱皮影戏,而是传统的就业观点制约了他,他觉得女儿取得研究生学历应该去在政府机关任职,至少是找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在老万的思想上,研究生和皮影戏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

当然,小兰是代表新生力量的,她的见解是带有革命性和创新性的。小戏的结局是小兰说服了父亲,和自己一起经营皮影公司。显然创作者是站在小兰的立场上的。至此可见,对于非遗的传承,创作者通过剧中人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一,传承和发展是离不开的。传承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探索发展,大胆进行改革尝试,打破原有的发展思维,结合当代的各种艺术元素,与时俱进地寻找全新的发展路径;二,剧中有句台词“艺术要靠文化传承,文化会让艺术走的更远”,这句话说的是文化和艺术的关系,文化是艺术的精神实质,艺术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没有文化的支撑,艺术就没有灵魂。皮影戏的传承一定要引入高端文化人才,总结艺术的精神内涵,提高艺术的表现手法;三,经营模式多元化。政府的保护政策是一种兜底政策,非遗的生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必须培养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活力。成立有限公司,引入现代化的企业人才机制,盘活传统文化资源,走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路子,这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四,顺应时代发展,重视年轻人的创造力。网络文明飞速发展,我们面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个社会必将是年轻人主宰的社会。过去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过去的艺术品难以适应当代的审美需求,我们必须重视并肯定当代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大胆放手让他们去传承,让他们去创造,把传承的重担递到年轻人的肩头。

非遗传承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还需要全社会来思考。一个不到20分钟的小戏,矛盾冲突总是来不及展开就要得到化解,实在难以承载非遗传承这么大的主题,果然能唤起观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是极好的了!

秋分过后,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过原野,拂过脸庞,已经夹带了丝丝凉意。路边树叶慢慢金黄,小草也悄无声息换着衣裳,晨曦暮霭中累累果实将枝头压得老长老长,蓝天暖阳下的山西孝义画卷已经明显的秋的消息。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我独喜欢秋。

二年前的深秋,背着长枪短炮的一群摄影友,是在原住民的引导下来到孝义兑镇镇新民村和产树源的。我们在一片片红红的高粱地中寻找《红高粱》中九儿的身影,寻找把红高粱拍得富有情感和诗意的张艺谋。九儿和类似九儿的故事自是没能出现,也不曾听到张艺谋的呼唤,但窑洞前后的花椒树、枣树,那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椒、红枣,还有圪梁梁上成片的柿子树,挂着火红的柿子,那片红,在能流淌出乌金的黄土地上,显得异样的珍贵,一下子让我们记住了她的容颜。

从此,我喜欢上秋,喜欢上圪梁梁的那片红。

没有雪的冬是不完美的冬,没有色的秋是不完美的秋,而孝义的秋不能没有红。

国庆前夕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寻找记忆中的那片红,我和孝义市作协的三十多位

打开篆刻书籍,看到目录,心情就特别安静,特别开心。看看那些古文字,一种静穆、安详的心境油然而生。

人喜爱一种事物,就愿意全身心地进入。进入其中,会有种忘我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

比如有人喜欢花。走在道边,看到一朵花,就会情不自禁的把它拍下来。欣赏花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一种喜悦,一种宁静,一种激情,一种安详,悄悄地把内心倾注,会得着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可以自藏,也可以共享。如果分享给知心朋友,有种同感,更是一种幸福。

人生在世,有许许多多的期盼。有的期盼富足,有的期盼权势。不能说不好,

圪梁梁上的那片红

□ 沈良明

老师又一同踏上了孝义新民村这块土地。不曾想,一个比九儿更传奇更励志的故事在秋色中染得通红。

我们坐在新民村村民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在时钟的滴喀声中,十五年前选举村主任的故事又在秋风中飘了过来。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新民村村民坐在破旧的窑洞里,把一个户口不在新民村只因出生在新民村的建筑承包商郑重地填到了村委主任的位置上,这个人便是因为上级主管部门写下“随民意”三个字而走马上任的穆允青。

穆允青在村委主任的位置上,用了十五年时间来诠释“随民意”三个字的含意。

村委出来左转的坡上,一棵老槐树旁,有一座不知建于何年的水井坊。它讲述的“旱堰水缺,唾沫洗脚”故事,在老槐树下传了一代又一代。老一辈在这里,扁担一头挑

着星星,另一头才能挑到饮用水。而如今新民村的村民,坐在家里就可以欣赏自来水音乐般汩汩流淌的声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后辈会忘却自建水塔、建200米深水井、铺几里水管的艰辛,会习惯成自然,但这一代的新民村村民,一定会把挖井人装在心里填在选票上。这就是民意。

村里塌陷过的村道、出村雨天泥泞的小路、破旧坍塌的窑洞,还有夜晚的黑,催生了单纯的人性和伟大的母亲,如今也许只有历史还有记忆还有感谢,整洁的院落、“五纵三横”全部硬化的街道,还有路边的花朵,在百盏路灯照亮下,不用说,村民们写在脸上的笑容一定源自心里。

垣上还没红透的柿子在秋风中,探出躲在树叶后面摇晃的一个个身影,像是念及穆允青自己投资近500万改善生态的恩惠。新民村没煤没铝没铁没矿产没什么像样的矿产

假日偶感

□ 李春彬

但总觉得有些沉重。不如期盼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感悟。静静地体味闲静、喜悦,与好友谈谈感受,其乐融融。

有时,打开一本宋词,吟诵一下词句,会进入其中情境,会被文字的魅力深深吸引。“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特别喜欢晏殊的词。清新,隽永,情

感真挚,又不艰涩。轻灵通透,洒脱自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些句子,特别好。

有时翻开一本字帖,秀润的字体,含蓄而不失骨力。看着舒心,让人安静,又庄重。如明沈度书朱熹的敬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



梁天智/摄

资源,在别的乡镇快速致富的时候,只有山峦一日不息在吸收着日月精华,哺育着不多的核桃树、柿子树、枣树和花椒树。十五年的时间,穆允青把核桃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南垣柿子产业合作社借力做电商,围绕孝心柿子开发出柿子酱、柿子醋、柿子酒、柿子茶等系列产品,搞得风生水起,沟沟卯卯全种上了这些经济作物,每到秋天,柿子红、枣红、花椒红,老百姓的口袋红,圪梁梁上红红火火。

“秋霜染柿林,红遍南北秦,结柿不须问,孝义第一品。”圪梁梁上的柿子红了,穆允青红了。

这位朴实的山西农民,用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十五年,把圪梁梁上的那片红绘进了老百姓的心里,绘进了孝义的画卷。

十五年的岁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说穆允青当初上任是一种无奈,那上任后的十五年则是源自内心对新民村的热爱。诗人艾青在《我深爱的土地》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既是对“随民意”的诠释,也是对圪梁梁上那片柿子红的诠释,更是对穆允青人生的诠释。

我喜欢圪梁梁上的那片红。

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

细细品读,直有如临大祭之肃穆感。谨慎,严肃,其实也是人应该时时注意的事情。当然,偶然的独处,适度的放松,也很有必要。比如这个假期。

是假期就应该好好休息。要休息,就纯粹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什么也不想。或者偶然想些自己不便说,但深记在心的事情。也不知是喜,是忧,或者无喜亦无忧,只是淡淡的思念。

偶尔翻翻自己以前写下的些文字,尽管不怎么精致,但也是记录了一段心情。也是自己生命的一小段经历。

透视

(外二首)

□ 曹对龙

左心房住着天使
右心房住着魔鬼
它们
一墙之隔
多少年
无休止地
用铁锤和餐子
凿刻着这薄薄的墙
鲜血殷红
河岸边
一只狐狸舔舐着伤口
闪电
划破天空
刺伤一个远望者的眼睛
我在白天嚎哭
在夜晚放歌
孤独是巡山的小妖
许多时候
我无法
用双脚走路

擦肩

许多时候
都想
单纯地想
使劲地想
想你在康大美的牧场
想你在云端之上
想风像一首歌
想阳光任意洒落
想你有一个倩丽的名字
想 you 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然而,然而呵
当你筑墙
我也围起了栅栏
我们
越走越远

晚安,世界

我也许看不远
但我努力往远看
你说的远方
于我,不过是眼前
我微笑
不言语
愿上帝也微笑
愿你温柔以待
晚安
世界

一条叫做三贤路的老街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人去街空。

从街的这头一眼望穿街的那头,满是疮痍。残缺的“肢体”,洞开的黑乎乎的“嘴巴”,扑棱扑棱飞的鸟雀……这些曾经的主人在冷风中相互抚慰,窃窃私语,交换着它们作为一条即将走向生命终结的老街内心的隐痛与创伤。提醒人们搬迁到某处的鲜红的条幅,告示、图标拉起在坍塌的窗棂上裸露的“筋骨”之间,随风飘荡。亦如流血的挽联,其景不忍睹。

一条老街不知该去该留的矛盾,终于以废墟的仪式结束了它的彷徨。

孝义小吃看三贤。相信每一个孝义人的心中都有一条不能忘记的老街,那一定是三贤路的小吃街。百度孝义三贤路,所有的框条都与“吃”有关。窄窄的街道两侧,各种招牌响亮的饭铺酒肆面馆食堂粥店饼屋味坊菜摊烧烤吧,还有厅轩树廊,那就是孝义人舌尖上的清明上河图。

没有更久远的历史,三贤路的历史就是这座并不古老的小城的历史。我没有查找《孝义县志》有关三贤路街名的记载,但这个“贤”想必与“行孝仗义”的孝义城名是一脉相连的。所以总觉得三贤路的小吃一定有着某种深厚的文化渊源,更能代表一种地方的饮食文化。油腻腻的门面里,汤是地道的汤,面是正宗的面。旁边逼仄低矮的平房,残旧斑驳的墙体,甚至墙上用红色的广告漆七扭八歪写着“此处禁止大小便”的字样都丝毫不影响它独特的风味和草根名店的诱惑与魅力。你可以说它没有品位,不上档次,不能招待贵宾,无法接纳四方客,但家常的烹炒煎炸煮,它绝对能对得起你挑肥拣瘦的胃口,伺候得了你荤素各异的口味。

今天为止,三贤路就成为一座城市真正逝去的历史。

空荡荡的街巷,嘈杂而同凌乱都去了,只留下一条街静静的沉思与哀伤。

三贤凭吊

□ 冀美兰

如果说它做错了什么,那一定是它的不修边幅,它的固步自封制约了自己的发展,甚至存在。

胖子羊杂割搬到了二环路,二青麻辣烫迁往府南路,天天红新居府前街……老赵拌汤呢?老李烩菜呢?……所有留在耳边边间的老店的名字一下子就像碎了一地的玻璃,无论怎样也不能再把它拼接成完整而有味的三贤路记忆。

每每挤进胖子羊杂割店里,需等好久时间吃上一碗,老是嫌贵,多半碗的汤里只见粉条不见肉还要十好几块。一吃过立刻后悔,觉得哪里是吃饭,分明就是吃亏。可是一个饱嗝的余味还未来得及完全散尽,就裹着寒风一头又钻进去了。心下老是记挂着那锅老汤,它把孝义的整个冬天都煨暖了。灶上冒着热气的滋滋的声音就是寒夜里吃货们耳畔上演的最乐音。

后来的胖子羊杂割店醒目地又开张了。可是一只脚踏进门的瞬间,似乎就有一种不入门派般的别扭和违和感。腾腾的热气后面还是那个端着大盘趋趋而来笑意盈盈的服务员,一筷子入口,却惊觉味道竟然也有些生分。三十年老店,师傅还是那个师傅,盛汤的碗,放碗的盘,以及搁在碗沿的勺子也没变,都留存着时光打磨的光滑锃亮的印记,就连漂浮在汤上青青的香菜叶子的数量、次序都保持不变。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时又说不上来。心想,难道也有积生淮南淮北之别?原因无果。

一抬头,敞亮的落地的窗前是飞驰而过的小汽车。

忽然明白了。同样临街,可是街不一样啊。三贤路窄窄的街两旁,春天里是茂盛的槐树,挂着永远也开不败的白生生的槐花,一串又一串。冬天落满白雪的枝丫也像开满了一树一树的槐花。就能想起小时候门前春三月挂满枝头的沉甸甸垂下的一样样的槐花,是我们记忆里最美的画面。就算光秃秃的盘曲嶙峋的虬枝也是一幅意犹未尽的画。有时候,烤羊肉串的小车子就停放在树下,烟熏雾锁弥漫整条的街。我往往会看着这样的人间烟火,想起从前小山村人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也想起我们离开炊烟很久远的时光。

坐在这样的窗前,心是暖暖的,软软的,整个的融化在热情而熟悉的老街里。可是现在,那些树呢?那些树也要为成为废墟的三贤路而殉情吗?

还有,街上缓缓挨过的小汽车、电动摩托车,推着走过的自行车,更多的是挽着臂边交谈边朝里张望店铺走过的丛丛簇簇的人。

也才明白了。原来是怀念一段即将逝去的慢时光。

三贤路享受的是小城市悠闲的缓慢流淌的时光。拥挤的街道,时间对它是格外纵容与娇宠的。只要进了这条老街的人,多半是被上帝豁免了繁琐的作业的学生,干嘛要急着离开?不吃也不喝,光是慢条斯理地溜达在街上,闻着各种新鲜的美味,听着喧嚷的推杯换盏,猜拳行令的无拘束的谈笑或嚷叫。看着休闲的市民,疲惫的农民工熙熙而来,酒包饭足后东倒西歪又攘攘而去。尤其是夏日的晚上,沉静的大槐树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小情侣浓情蜜意的调笑。甚至再迟一点,一桌桌狼藉的杯盘,最后收拾

生日帖(外一首)

□ 李 峰

如果是树,又有一圈年轮了。如果是经筒又撞到了一个吉祥。五十六年前的今天,我遇见了平生的第一个缘。那天,还没到到大风的时候那天,还没到下雪的日子,谢谢母亲的大恩大德

立冬过后,粮仓收纳,也收纳了我。是母亲用白面糊糊的喂养,让我写出一首一首感恩的诗;父亲的每一次呵斥里,都能听到我的诗骨在拔节。生日,应该是最隆重的报恩

冬 语

这些年里,母亲栽种的白菜花,一直生长在我的心底,父亲的远走,时不时有刮大风、下大雪的冷

在这个尴尬的年龄和季节里,我通常会用一支烟嘲笑万寿无疆,用一杯酒抵住一个一个人的伤口

冬 语

入冬,大片的树叶发黄、飘落,像是

隆重的谢幕。萧瑟荒芜之中,火棘果的红,让冬日有了神色。鸡爪槭在变脸念白中有红枫的腔调。稀释着冬天的寒冷

繁华中是分不清娇艳与美丽的。立冬后的大鸟都在南迁,一身素装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留守着家园。这让我想起另一个冬天,一位庄稼汉在冻土里为我刨出的甜苕根,那是一味医病的良药而被大雪深埋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甜苕根在发芽